

廣東書院制度沿革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劉伯驥著

廣東書院制度沿革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中國故制書院組織，集文史研究之長，爲專門講習之業，與希臘「亞加登美」(Academia)「利凱央」(Lykeon)相類似。自宋迄清九百餘載，書院庠序，偏於郡邑，爲國家教育之所，與今之學校同也。有時大師碩彥，講學其間，如宋之白鹿嶽麓，明之東林，清之南菁尊經學海萬木，皆教育英才，主持風會，則柏拉圖之「亞加登美」，亞里士多德之「利凱央」，不得專美於希臘二千年前往史矣。中土書院之興，亦近千年，鮮有專書，詳其沿革。劉君伯驥，爲中山大學文學院高材生，好學深思，從愚受課，輒以研幾之勤，蔚爲探本之學，述廣東書院故制沿革，爲畢業論文，考績之優，越其儕輩。其爲書雖以粵省爲立論中心，而旁徵博引，沿流溯源，兩宋以來庠序教育咸萃於是。方今海夷入寇，中原板蕩，宗國文物，日以陵夷，劉君此編，詳述故制，尋兩宋以來文教本原，示庠序沿革之要，勵民族復興之心，作新邦建設之助，倘亦爲談抗戰教育所不可廢者與？因述數言，弁其卷端，以資學者考覽焉。

中華民國二七年五月十七日，吳康敬軒敍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，時去蘆溝橋發難逾十月矣。

自序

引起我作這部書的動機：

(一)我原來是一個清寒的學生，由中學而大學，差不多全靠自力維持，而膏火常常發生問題，使我深切的體認：中國教育制度和社會經濟能力的距離，實在差得很遠。我幸而慘淡經營，可完成學業，但是與我遭同樣命運的青年，真是埋沒天才不少。於是又使我聯想到國家對青年的教養，無論歐美各國及中國在民國以前，都是負有實際的責任。歐美社會發達，教育制度自然有許多優點，這裏不必再說。單就中國從前社會所反映出的書院制度，膏火養士的規制，能夠給與清寒學子造就的機會。這一點殊值得我們研究參考。

(二)中國古代教育，富有尊師重道的精神，師生間異常親切，擇師選徒，既屬嚴謹，離師以後人格學問，猶隱有遵循，不像目前學校裏的師生隔膜重重，除販授智識外毫無關係，離校後更儼然如陌路生客。這是目前教育最失敗之點。從前書院山長，如果道學不足表率，學子擇師甚嚴，清議紛紛

教壇冷落，書院生徒，如果平素學行失檢，山長不許收容，而考課升降，更沒絲毫苟且。因此，師生大家都要親切認真，實際做修身治學工夫。這一點，我認爲值得提供於研究人格教育者的注意。

(三)我喜歡研究教育史，同時我認爲研究中國教育之史的源流，單從平面的向各朝代的學說上着想，實未足以透發教育的精神。如果想了解中國古代教育，必須從古代教育制度上研討，而尤以政教合一的基本精神做出發點，才能了解中國古代教育所以然的道理。這種政教合一的精神，直至清末以後，才逐漸廢棄。因此，如果論及民國前後教育的脫節，完全在政教合一這個問題之上。或者可以大膽說：民國以後教育之失敗，其重要關鍵還在政教合一之拋棄——在政制上政教不能諧和，在教育上訓教之分離。我個人的觀點是如此，很想把政教合一來解釋中國教育史，因時間尙未許可，以廣東自南宋至清末這七百多年中的書院制度，足以代表當時政教合一的精神，故先從這方面研究，然後再做其他。

(四)廣東文獻，過去是靠地方的記載。廣東省志最後一次是同治末年陳昌齊先生所纂修，那時以文學眼光輯撰，在文學上自有相當好處。但時至今日，中山大學通志館重修廣東通志，仍着眼

這一點。如果講究文學，同治版本足夠做典型的古董，如果真的爲整理文獻計，必需用科學方法，精密的去考據採訪、調查、統計、分析、綜古，才能產生整理的價值。我曾參閱過已經編起的教育略，近代教育狀況，固然尙欠詳細，就古代教育源流，反比不上舊志的翔實。因此，觸起我想編著一部廣東教育史，準備補救它的缺憾。現在先從書院一部份着手做起來，以後有機會再整理其他部份。

這書動手時期爲民國二十五年春，但那時所得材料很少，暑假後，加工蒐討，至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五日完成。當中用考據工夫最多，除有些材料根本上缺乏無法查得外，其餘都是經過相當時間精力才找來的。不過我個人限於能力，罣誤在所不免，尙願海內先進的指正。此書蒙雷通羣徐紹榮兩先生指導及供給材料，特此感謝！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劉伯驥序於廣州市立第一中學。

目錄

第一章	緒論	一
-----	----	---

第二章	起源與變遷	一七
-----	-------	----

第一節	宋代書院	一七
-----	------	----

第二節	元代書院	二二
-----	------	----

第三節	明代書院	二四
-----	------	----

第四節	清代書院	四四
-----	------	----

第三章	分佈的形態	八三
-----	-------	----

第一節	歷史性分佈	八四
-----	-------	----

第二節	地理性分佈	八七
-----	-------	----

第四章 院舍……………九四

第一節 院式……………九四

第二節 環境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第三節 建築……………一一四

第五章 行政及組織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第一節 設立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第二節 組織系統……………一五〇

第三節 啓館散館……………一五七

第六章 經費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
第一節 來源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
第二節 支付	二〇八
--------	-----

第七章 師生	一一三
--------	-----

第一節 山長	一二三
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 生徒	三〇四
--------	-----

第八章 課程與訓導	三三七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節 課程	三三七
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 訓導	三九二
--------	-----

第九章 書院制度在社會的地位	四二一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節 學制上	四三一
-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 學術上

.....四三六

第三節 政治上

.....四三七

第四節 心理上

.....四三八

第十章 書院制度之沒替

.....四四一

第十一章 結論

.....四五七

廣東書院制度沿革

第一章 緒論

書院制度，在中國教育史上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。中國過去學制，唐宋以前，只有所謂國學（太學）鄉學（小學）之分；而鄉學之中，又有所謂黨、庠、術、序之別。其後國學分館與科，鄉學又分爲府、州、縣的學校。不過這時所謂學校，徒有其名而無其實，學校教官，只亦課而不教。因此宋代有三舍之法，明初有六堂之制，無非想從教士上着想，以補其空泛之弊。但這兩種辦法，當時卻有流弊，未幾亦歸停止。書院制度，在此期中便應運而興，爲補學校所不逮的。像明王守仁萬松書院記說：

『惟我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，羣士之秀，專官列職而教育之，其於學校之制，可謂詳而備矣，而名區勝地，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？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。』

明黃泰泉論書院也說：

「夫太學之教行，而成人有德；小學之教行，而小子有造，則亦何賴於此？惟夫學校教導無實，講學既廢，修學奚由？邢邵謂此何異兔葵燕麥，則夫別設書院，以延名儒淑子弟，又焉可無哉？」

書院既然負教的使命，所謂教，就是以「淑子弟」爲務。「夫士羣居則雜，雜則志荒，學以養之，書院以萃之，故書院者輔學以成俊者也。」（註一）當時學校只有課試選廩之責，然而「儒學諸生與司鐸往來頗疏，或有因試事而數月一見者矣，或有路遠而終歲不得一見者矣。若夫義學（書院）萃師徒於一堂，晝有講，夜有讀，講業請益，訂期角藝，無風雨晦明之間，有賞奇析疑之樂。此義學之設，其有裨於生童，與儒學並重而不可缺也。」（註二）因此對書院的期許，「凡民俊秀，得以擔簦而負笈，執經而問難，狂簡獲裁成之益，事言有就正之資。或朝販賈而暮洗腆，或出負米而入橫經。有志之士，咸登理學之堂，相與變化氣質，開拓其心胸，追琢其文章，切劘其德行，人文盛而遠大可致。」（註三）因爲書院的本身任務能夠確定它的存在，所以宋明書院雖然沒有列入教育系統之中，而其講學風氣，流被所及，隱然佔當時教育上、學術上之重心，這種非成文的制度，給與士子的影響，確比學校來得大。而且當時在書院講學的多爲知名之士，其講學宗旨爲理學，儼然有宗教的精神，尤其

自明代嘉靖以後，理學特別發達，理學名儒固然爲着講學的熱心而努力把書院創興，同時州郡官吏爲着廣頒政教而也創建書院以爲期望的宣講。所以書院興創便變成這兩種並行性質，尤以後者的數量爲最多。不過書院講學的內容，仍以前者爲代表，而前者之中，又以南宋四大書院（尤以朱熹白鹿洞書院）的規制爲依歸，歷元、明、清三代，沿襲而不變。從這裏看來，書院不只爲補學校之不逮，而且與理學還互爲表裏。我們看自宋、元、明、清歷七百多年書院制度相沿不變，必須同時看出理學風氣亦經此悠長期間而弗墜，實有互爲因果的關係。

但是到了清代，書院性質卻和前代略異，無疑山長講學，仍揭關、閩、濂、洛之學爲宗，而其當時趨向，一受於順治年間藉口結黨遊談的禁抑，再受了乾隆九年禮部議覆書院月課試仍以八股爲主的限制，於是一變前代私營自由講學之風氣，而爲官立的督課之精神。所以那時書院從其形式上看雖然有些和宋、明書院的相像，而考其實際內容，已轉爲清廷範鑄治術人材之所在。這種書院，其後又不免產生流弊：

「今之書院猶兔絲燕麥耳，專求舉業，事帖括，竊取青紫，氣驕意盈，語以聖道，墮埴索塗，茫然

『罔據爲可慨也！』（註四）

不過我們要明白，清代書院所發生的流弊，學者們雖然常常歸咎於理學的空疏，毋寧爲清代奴化教育的惡果，因爲這時書院已經脫卻其前代真實的講學精神，而流於斤斤以貪圖科舉的虛榮心理爲驚，這是教育政策的錯誤，而不是書院制度本身的問題的。

廣東書院最初爲南宋嘉定間之禺山書院，以前雖然略有書院之名，但差不多爲一種書舍或生祠的性質，不一定是講學的。自宋嘉定年間起至清光緒末年止，廣東書院實有七百年之歷史。在明以前，廣東書院確比北方各省的差得遠；但自明以後，無論質量數量總有相當的發展，事實上明代廣東幾位理學大儒，不唯廣東學術風氣受其涵煦溉濡之功，而北方各省大書院亦受其影響，像陳白沙之講學於白鹿洞書院，湛甘泉之講學於新泉書院，學術界勢力與王陽明能互相擯抗。因此廣東書院在這時候便特別的蓬勃起來。試就探溯廣東書院之歷史演變的過程來說，可以分做四個時期：

（一）開端時期 自南宋嘉定間（公元一二〇八）至明弘治末止（公元一五〇五），二

百九十七年之中書院量數甚少，正式開講的書院，除幾大府略有創設外，其餘郡邑，差不多極少顧及。像李見羅萬曆二年在南恩州（陽江）建書院，當時大夫曰：『學且缺，焉用此？』這可知在萬曆前書院尚不爲粵人注意的情形。這個時期，書院一方面固然有些是爲地方名儒或官吏所倡創，然而其直接間接的影響，厥爲謫宦。當時謫宦雖然不一定是開書院親自講學，然而其流風餘韻，給與書院創興的動機及書院講學的宗旨是不少的。這時期中，又可分爲三小段：第一段爲南宋時代，這時廣東書院初興，寥寥可數，僅具雛形，而且多數還是屬謫宦祠性質。第二段爲元代，這時雖列爲官立，但數量增加仍很少，只沿襲些宋代的間有略爲增添而已。第二段爲明初，書院沉寂得很，卻以社學較爲興盛。

（二）創興時期 自明正德初年（公元一五〇六）至明末隆武五年（公元一六四九）止一百四十三年之中，廣東書院漸次發達。尤以嘉靖萬曆兩代爲盛。雖然經過嘉萬間三次的摧毀，然而壓力稍去，又立即恢復。其發達原因，就是那時廣東理學風氣盛極一時，湛王之學，分門立戶，各設書院。故書院講學，亦居然分爲兩大派別：在韓江流域，揭陽明之學，主之者爲薛中離。在珠

江流域，揭白沙之學，主之者爲湛若水。兩派之中，以後派的勢力爲大，故所創書院亦最多。同時官吏亦多是理學門徒，到處倡創書院，一方面以紀念地方先賢或流寓謫宦，一方面亦爲宣崇正學，各立師承，以標其作官作師之旨。但是到了崇禎年間，書院又復沉寂下去，其原因就是受當時社會政治紊亂的影響，同時還是人亡政息的緣故。

(三)變態時期 自清初順治七年清兵定粵後（公元一六五〇）至嘉慶末年（公元一八二〇）止一百七十年當中，書院起了一種變態：其優點是規制確定，量數增加，其缺點則爲滅卻明代自由講學的風氣，而干涉的競求於制藝，滅卻士子追求心性修養的傾向，而流爲卑鄙的局促的仰慕於科舉的虛榮。這種變態，是起於政治上的影響。其中又可分爲三小段：第一段爲順治、康熙及雍正初年，這時對過去書院結黨講學的懷疑，因此曾壓抑書院的創建，雍正初年，更把書院改爲義學。所以這期雖有書院的名稱，也要以所指定義學的準則爲實。並且清兵入關屠殺的利害，一紙詔令，比嘉靖、萬曆間權臣的矯詔來得有力，因此書院不能不變態的來應付，過去的精神無形中消沉下去。第二段爲雍正末年至嘉慶初年，這時因開放與獎勵的緣故，書院便蓬勃

而與。但書院內容已由私營的轉爲官立的，由自由的轉爲干涉的，由理學的轉爲制藝的了，所以士子入學與山長開講不能不兼及，甚至或全部專注於章句聲律之學，清廷對士子羈縻的目的，便已完全達到。所以至第三段時嘉慶末年，書院遂名存實亡，士子困於四股八比之中，而白首重生咕嚕不肯去者，不過爲冀圖一兩幾錢膏火之費。因爲內容既然空疏，士子入學，流爲虛僞，雖有三數山長，競競以重器識倡心性爲言，亦只成綺夢幻想而已。

(四)革新時期 自道光六年(公元一八二六)阮元創建學海堂起至光緒二十七年(公元一九〇一)詔罷書院止共七十五年，在此時期，書院從內容上大起改變，故名之爲革新。從前書院課程只爲制藝，學術風氣很薄弱，理學旗幟，又屬空疏。阮文達以其浙江詒經精舍規制，移倡創學海堂於廣東，一以經史爲主，提倡實學，廢除章句課試，改院長爲學長，開新式書院之先聲。其後菊坡精舍、五公精舍、擘經書院、崇實書院等相繼而興。其餘舊式書院，亦多月加古經一課。最後張之洞開創廣雅書院，分爲經、史、理、文四科，制度更爲進一步。因爲自道光以後，歷受外人侵略，文化風氣，頻受刺激，而且自光緒以後，外人侵略的程度加深，文化思想的動盪，把書院抱殘守闕的